

文韵周刊 / 钱塘江

和读者相遇

的活动越来越多，让我和读者有机会在活动现场频频相遇。最近在内蒙古就遇到了一个读者，姓张。张读者从我发表处女作起就开始关注我，一直到现在。他还留着三十年前贴有我作品的剪报，我自己都没有他的资料全。我们很开心地加了微信，他把剪报一页页地拍图给我，每一页都是时间的见证。

2023年11月末，我回老家做《宝水》的分享活动，主办方安排我去了一趟焦作一中。孩子们特别热情可爱。给他们签书时，有人要求握手，有人要求合影，有人要求拥抱。我当然一一满足。让我尤为意外的是，有好几个孩子还给我写了信，不是电子邮件，而是他们一笔一画亲手写的信。和读者的交流居然又回到了如此古典的方式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当时行程紧密，没时间读信。信得慢慢读，且也不宜当着写信人的面读，离开后再读，才有写信读信的那个意思。所以我是在回去的路上才一封封拆开的。

他们在信里所表达地对我作品的理解让我十分惊喜，既有着满是青春气息的清澈，也有着超越他们年龄的成熟。比如马同学的信：“在书中，我耳边会响起这些声音。干点儿啥事——中，对人喜欢——景，形容人好看——漆，事儿做得好——卓……这些词句，会觉得有点儿土，但土不正是我们河南人的本色吗？它们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肉里，流露在我们的言谈中。”然后，就很成人样地开始论述《宝水》：“我从三个方面谈一谈《宝水》：爱的教育，性的教育，死的教育。这三大教育是我的所学所悟。”

彭同学的信：“……谢谢您让我重新爱上了我的家乡。如果没有读过《宝水》，‘云顶’对我而言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赌场。‘叠彩’



路桥，十里长街

■ 王自亮

路桥这地方，好在它既是路，又是桥。请诸位容我引申一下。“路”是那些有识见者与引车卖浆者流共同开辟的，而“桥”在水之上，交往与沟通是桥的功劳。老一輩人相信“水”是财富的象征，把“钱”写成“泉”，这里固然带有旧文人的矫情，却也意味着能站在桥头看财源奔涌的“西洋景”。鲁迅日记里“泉”字比比皆是，比如在肉山完造书店购人一套古籍，他就当晚记下此番花了多少“泉”云云。

路桥又是个极有文化累积的地方，我的族太公、晚清名士王咏霓与蔡簏（当今诗人方石英的外太公）等人，清末民初时在路桥发起了一个诗社，曰“月河吟社”，我从增订本《民国路桥志略》看到同一条，不禁拍掌大喜；而今我和方石英又同在“北回归线”诗社，岂不是一个戏刷性质循环？路桥，确是人文荟萃之地，从杨晨、蔡簏、王咏霓到郑九蝉、海岸、方石英，至于到过路桥、留下诗赋唱和的天下名士，也可以用“纷至沓来”来形容，如宋濂、叶适、方孝孺、王十朋、谢铎，足以证实这一点。不过，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的意见，我更为看重的，依然是路桥的医工农商，那些“无名氏”、底层人群。这里我只想说一句，路是文脉，桥是艺汇。水与土是路桥的基本元素，金木火助长其威势。

路桥者，艺文与财富之通途也。年幼时我很喜欢去路桥，道理很简单：热闹。有意思。我的老家洪家，俗称洪家场，原称“鸿洲”（有诗意），是个百年老镇，与路桥“贴隔壁”。相较路桥的人口规模、繁荣程度和社会构成，自是相去甚远。两地相距六公里，可以徒步过去，也好省点钱。路桥是远近闻名的大集市。人头攒动，叫卖声不绝于耳，凡闹猛处必有特异之人：游荡的怪人，“白相人”，“小花脸”（丑角），卖梨膏糖的，说书的，耍猴的，敲白铁的，炮制爆米花的，还有被当场擒获的小偷，直至打击投机倒把的“管理人员”。当然，集市的主体，依然是那些肤色黝黑，带着鸡鸣禽蛋和农副产品，以警惕的神情随时准备逃走，来自四乡八村的农民。各色人等，各具特征，既有过目难忘者，也有灰色人物、畸零人。女子呢，谈不上惊艳，却有眼睛水灵、肤色被海风描绘过的惊人飘逸而至，无声无息，令人有赏心悦目之获。这路桥，曾是我少年时代极为重要的生活场景与“观察哨”，也是出身平民的我暂且逃避生活重负的人间乐园。

当然，我喜欢去路桥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，不可谓不重要。在我的生命史上，是个“因”，也是个“缘”。

20世纪70年代初的路桥，我找理由去路桥，一定是出自内心的。这是“水之源”，正如我这些年考察长江源头地区时，那一点一滴落

下后汇成长江巨流的冰水——唐古拉山各拉丹东雪峰下的水滴。其中两滴水，一是路桥新华书店，一是路桥电影院。时隔五十多年，我记不得上述两处所在的具体位置了。那时我们也不太说什么十里长街，只记得是路桥的中心地点，有书店，有影院，有邮局，有石桥，还有一些店铺、寺庙和公共场所。还记得一个难忘的地名：卖芝桥（据说是“卖猪桥”的谐音，方言“芝”与“猪”同音）。直到去年春节，诗人方石英，还有一位路桥文化界人士、小说家，陪我和海岸——诗人、翻译家、复旦大学教授——重访路桥，在十里长街长大的方石英（我们习惯于叫他“石头”），把当年的新华书店、影剧院，那些寺庙道观，民间信仰场所（如天帝庙、东岳庙），有名的几座石桥、埠头，一一指给我和海岸看。一种用水、阳光和往事雕刻出来的时光，重现了，复活了。当然，也被改写了。

我心中的“十里长街”，实在是个记忆框架、成像之景。那些石柱上、木门边、院落天井中，那些路与桥，都留存了我的感官之印、手指之痕、眼神残片。那些印记，虽属一个少不经事的少年人，却是久长的、有意味的，生死不敢忘的。书店、邮局、寺庙和影剧院，那一定是我到路桥后的聚集之地。走访时，这些地方处处唤起对往事细节的念念，带上重逢的怅然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小时候到路桥的第一件事是奔向新华书店。

今天的年轻人是不会相信的，仿佛这是个寓言，某种虚构，说白了，怀疑这是否属于“编造”，对我而言却是不可动摇的记忆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路桥新华书店，买了《创业史》《沸腾的群山》《艳阳天》《矿山风云》《金光大道》《欧阳海之歌》等小说，鲁迅小说与杂文单行本，马恩列的六本著作（其中有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），还有郭沫若那本根据现实需要写就的《李白与杜甫》，偶尔还有1966年之前出版的“漏网之鱼”，比如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红旗谱》。钱不够，一次只能买一两本，最好“溜”着进家门，不让父母察觉我买书了，即使被发现了也要沉着应对。钱，当然是平时省下来的零花钱，还有往返路桥过程中节余的饭钱与盘缠。父母只是口头责怪几句，念及我学习成绩特别好，又喜读闲书，也就不再说下去了。路桥的新华书店，可能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，这也许是我有个人偏颇的主观评价。估计书店经理是个有想法的人，店员也态度和蔼，让我舍得掏腰包。买书是个“病”，这个“病”伴随了我一生一世。准确地说，那时去路桥没有学到什么经商之道，也没有观摩一下手艺（尽管1975年开始我学了手艺），却得了花钱买书的“恶习”。

路桥电影院，也是我很向往的。一进去就满心喜欢，爱屋及乌到灯光熄灭，起身时椅子发出的动静。那心境竟可用一句话来形容：天堂就是电影院的样子。多少年之后，我看到博尔赫斯说“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”，我更信然。当电影院灯光暗下来的时

多半用于形容黄龙，云台山是玩多了再去就没意思的地方。这些词，跟故乡风物无关，未来想家也不会提。上高中后犹是如此。还增加了对这个地方没自由没开放的怨气……《宝水》让我回忆起老家的压井和马槽，开面有一小片清亮的水。旁边大娘、婶婶、奶奶坐了一圈儿，说我不懂懂的土话。让我想起焦作一直都有、藏在边角也不失凝重的美。它不是没自由不开放，只是站在发展的转角上，又想留一点传统的平和。谢谢您的《宝水》，让我有新的角度去审视故乡。”

一位冯同学写道：“亲爱的乔叶，展信昭颜。见字如面。”“见字如面”这词常见，“昭颜”是什么出处？我马上查了一下。昭，指光明美好、显著、明显、彰明，主要是表达期待。“昭颜”就是期待看见信的人露出笑容。

当然，我笑了。怎么能不笑呢？他说：“看之前我其实有些忐忑，但就在我看完第一章第一节的‘落灯’后，我的心便稳了下来。细腻的描述，丰厚的感情，最重要的是‘平易近人’的语言让我爱上了您。”

嗯，我也爱你。

我还收到过很多读者别具一格的礼物：打印着我照片的相册，我的卡通小雕像，叶子形状的书签，朗诵我作品的音频……别具深意的书画作品也收到过不少，如在重庆就收到过读者题写的“宝水”的精美扇面，还收到过石头画：一枚圆石上画着栩栩如生的蝉。

对这样的读者，说什么好呢？他们就是亲友，面容陌生、名字陌生，但精神和心灵亲近的亲近人和朋友。正是因为他们的宽容悦纳，我的文学之路才能一直走下来，一直走到了今天。

除了如亲如友，还有很多读者如老师。比如富有经验的编辑们，可以说他们都是专业读者，会提出各种有效的建议和意见。也有一些非编辑的读者，因他们读作品极其认真，也因他们在各种领域的知识优良，从而会赐教于我。比如在《宝水》中，我写到晚辈长得像长辈

时，我用的方言是“吸”，例句：“某某长得可吸他爹。”就有读者提出来应该说“袭”，何其精准。还有一处方言描述院子荒芜的情景，我根据谐音写的是“荒草湖泊”，有读者说“湖泊”应该是“胡棵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就从善如流地做了修正。后来又有读者说“胡棵”应该是“芜棵”，和“荒草”更对称，让我觉得更妙，那就继续从善如流。还有苔藓是长在阴面山坡还是阳面山坡，怎么辨别梯田的年龄，洋槐和土槐的区别种种细节，都得到了读者们从不同渠道输送而来的信息，令我获益良多。

常常，一想起读者们，我就觉得既温暖且惭愧。我给不了他们什么，甚至他们还得花钱买我的书。他们对我，除了支持还是支持，只有支持。所以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：但凡参加读者见面会，就一定好好签书。只要不是急着重赶车，就应所有读者的要求去签。签书的时候我看似忙碌，其实心是很静的，很幸福。我知道，这对我来说是极其日常的工作，到了一位又一位读者那里，都具有个体的意义。所以绝不能敷衍，要珍重相待，就如同读者对我珍重相待一样。一定要牢记，我的作品在读者中，我更在读者中，或许如此才不会辜负他们。

还有一个最特别的读者必须提。她其实也常常是我作品里未署名的作者。她如果活着，现在有一百多岁了。我好几个小说里都有她的存在。短篇小说《明月梅花》、中篇小说《最慢的是活着》、长篇小说《宝水》里，都有。是的，她就是我的奶奶王玉兰。三十多年前，我那时还没有电脑，只能用笔在纸上爬格子。她守在旁边做着针线，我们各自忙著，久久无语。有一次，她突然问：“姐，你整天小鸡叨米似的写呀写的，这个能当饭吃？”

我一直记得她担忧的口气和神情，可当时的我没有回答。可能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现在，我想我终于可以回答了：奶奶，这个确实能当饭吃。在文学、生活和读者的厚爱中，这饭把我养得很好。您放心吧。

说的经商习惯，“鸡毛换糖”，不拘利润的厚薄，一元钱也会拼命赚，一万元更是让人喜笑颜开，属于表面坚韧、内里精明的人物。话说得回来，徒弟有出息，师傅也脸上有光。对义乌的后来居上，路桥人不以为忤，反而更添了新抱负。

我说这些的意思，并不是算历史旧账，而是为十里长街和路桥人的“商道”喝彩，也有点过来人的新期待。我之所以加盟吉利汽车，除了对企业家人李书福的钦佩，也是对路桥商业氛围和工业基础的赞美，特别是对路桥人的勤勉、精明和心胸的认同，对吉利精神的敬重。有人说，路桥人天生是经商的料，“连头发都是空心的”。我倒是以为，路桥人除了商业天赋之外，更是知晓天下大势，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，马上转向大工业。实业为重，商业匹配，这才是产业体系、完整的供应链。

借用我的大学同学、国内营销传播领域专家卫军英教授的话说，在路桥你可以沿着“汽摩配”一条街购置零部件，装配好就可以把车子开走。也许有点夸张，但也八九不离十。简言之，路桥的商业有其强大的工业基础支撑。在这里，工与商是一体化的，互为表里，情同手足。

四

路桥的十里长街，同样由工业、工艺、交往和传统商业精神支持，也是水到渠成的。百年前的十里长街，与当今的十里长街，其支撑的骨架只不过从手工业换成了工业，旧式结算方式换成了计算器、微信、支付宝，酒幌招牌换成了各色灯箱广告、易拉宝和LED，还有年轻人更喜欢的直播带货。

对于十里长街，我向来感兴趣。这兴趣是混合的，难以分辨滋味的，却也满足我的饕餮式的寻访欲。这是一种坚实的诗意，也是想象力的感知。当我站在杨晨的大宅院，站在方石英留下少年身影的旧居，特别是走到十里长街的旧影院和邮亭，南官河核心段的月河，就想起了咏霓公和蔡簏、杨晨等人创立的月河吟社，不禁感慨多多。他们诗作里的心怀与情愫，混合了古今相通的人类普遍情感，一直流淌至今，生生不息。人要活下去，过得好，还得有那么丰富的思想，向着文明的旨归。用词可以不同，诗歌形式在变，而精神基石不曾崩塌、物易易改，河水长流，人性的基本面未曾根本变化。

一些情节与细部，往事遭际，犹如那些碑记，历历在目。世事如奔雷，我心似磐石。这次第，正应了我的族太公，晚清外交官、教育家 and 洋务运动参与者，张之洞幕僚，路桥月河吟社创始人之一王咏霓的《夜月寄刘子葵》所描绘的心绪与思虑。我们这些人，和路桥一样，都得且行且珍惜。

现将族太公这首诗照录如下，作为结语：
今夜清光好，天涯文字弧。
愁客刚见月，世乱耻为儒。
大地尚荆棘，浮名起钓屠。
寄言刘子骥，善保百年躯。

熟普记

■ 西波

此时寒气，从瓦楞、檐角、市声间缓缓渗下来，万物归隐入暮色。从案上抬起头，泡了一盏熟普。

灯下，青瓷小壶，盈盈一握，掌心里的微烫，缓缓涌入四肢。沏出茶汤，一缕红褐色摇摇而下，熟悉的陈香洒开来。啜之，稠厚润滑，像米汤，入腹入心，舒适熨帖。苦么？甜么？都有一点儿，可是被时间的陈香淹没了，有点不像茶了。茶是清苦、清高的，而它的味道太平了，对于我这类茶鬼来说，不够味儿。然而，我喜欢它淡淡的木香，像冬夜里晕黄的灯盏、街头飘忽的江南小调，或是一碗温热的绍兴花雕徐徐流进肺腑，让一天的疲倦风流云散了。

这淡淡的木香、平朴的味道，由时间酿就而成。这一款茶并不很老，有十年吧。十年的茶砖，方方正正，像一块汉砖。当然，它还是太年轻了，与汉砖是没法比的。它赭色的表皮、粗糙的叶纹，像老人沧桑的脸。它的嫩叶曾在枝头摇曳过，被一双双巧手采下，经萎凋、杀青、揉捻、晒青，变身为毛茶；再经发酵、晾干、筛分、拼配、压制，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普洱熟茶便诞生了。时间，是普洱茶生命的密语。最老的茶树，春秋时就诞生了，至今仍在。在茶界，几十年树龄仍称小树，小树是比不过大树的。树越老，越是甜滑、耐泡，苦味淡去。成型的茶饼在密集的时间里存储，汤色由黄绿而金黄、由黄红而栗红。然而，熟普的浓和淡，都是温厚的，一如平常的日子。

好文章因浸透了漫长的光阴，也变得貌不惊人、余韵悠长。知堂下笔文白杂糅，融汇古今，读之似有上下五千年古风悠悠拂面。《夜读抄》也好，《药味集》也罢，涉笔于历史、文化、思想诸多层面，以枯涩苍老之笔墨，写沉雄之思、闲适之趣。读知堂，如饮普洱熟茶，大口痛饮时，酣畅淋漓，回肠荡气；然细细品鉴时，则羚羊挂角，踪迹难觅。周作人说，他最为羡慕的文章有两种：深刻泼辣和平淡自然，茶境不也一样么！我曾在云南临沧的大山里见过老茶树林，千年大树如巨人顶天立地，盘根错节、沧桑古拙，树冠庞大、绿荫如盖，树身须多人环抱。站在树前，观层层绿浪奔涌，犹如历代辞章，数千年文字汨汨流到心头。书法，一种缓慢的艺术，功力与性情都在时光里慢慢形成。字写得好，无须刻意经营，无须像谁谁，更无须迎合某个时代、某种美学。近年来，尤喜散淡之书，意态徐徐，自臻妙境。那年在西湖边闲坐，读陆维钊以碑意写《兰亭序》，一支老笔兴致所至，去除碑学之剑拔弩张与帖学之精雅流美，似篆似隶、非篆非隶，如一株山间老梅，冷香馥郁。陆公精研篆、隶、楷、草，旁通文学、绘画、音乐，研磨数十年光阴，自创“螺扁”体，毛笔入古，而又浪漫恣肆。陆公书如老熟茶，喉韵深、茶质强，涩中有丝丝甜味。

这十年，我的字变好了，写《张猛龙》，歪歪斜斜；写《董美人》，拙朴圆融。十年，只是茶砖上淡淡的一层灰，然而足以令岁月老去。老去并不是坏事，好像一块茶砖，有了时间的包浆，从而香甜滑顺、回甘生津。我现在泡茶，也随意多了，不像周作人那么讲究，要用“天落水”。他写：“雨落在瓦上，瀑布似的掉下来，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，即是上好的茶水。”这是美文，不是生活。

水至清处也有鱼

■ 袁航

人们常说，水至清则无鱼，讲的是宽容用人、广纳贤才的处世智慧，现实确也如此，清水养分不足，难以满足鱼类生存要求，但在所有的鱼类中，清水鱼算是独一份的存在。

立春之后，我来到衢州开化，这里的清水鱼养殖有超过千年的历史。顺着潺潺流水声溯溪而上，清水碧莲，鱼尾摇曳，一条32岁的清水鱼“鱼王”，见证了几代人接续养鱼的历史，也成为独特的文化标识和旅游景观。

偏有清水能养好鱼。仔细探寻，精妙之处正在于房前这半亩鱼塘，数百年沿用的“流水坑塘养鱼法”，是典型的古法养殖系统范式，在靠近溪流山泉之地，挖坑筑塘，引山泉活水养鱼。据开化《汪氏族谱》记载，北宋咸平年间，汪氏族人从徽州婺源迁居开化，适时，汪氏先祖好读书修心，以养鱼养性，特“塘开一鉴”，以此养鱼寓意家族堂开未来。至明末清初，开化境内挖土石砌塘已成普遍做法。鱼池七八平方，以养殖草鱼为主，一把青草、一脉流水，清溪常年迂回曲折于峰谷之间，顺势而过流入茶园、梯田和坑塘。进出循环、淤泥还田，在自然过滤中养分回流，由此人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

山坞里，没好菜，抓条活鱼把客待。煎炸煮蒸、油焖红烧、辣油淋熟，鱼头鲜美适口，鱼肉细嫩、味道鲜美。一方大瓷碗，鱼汤浓如牛乳，鱼肉晶莹如玉，撒上一把紫苏，鲜美浓汤里尽是细腻嫩滑。一道清水鱼，成为衢州菜馆站稳脚跟的招牌好菜。

清水养鱼，鱼生新鲜；鱼味之鲜，尽凝于汤。从卧冰求鲤的感人鱼汤到鲜美香溢的奶白浓汤，鱼汤凝结了原生态的食材本味。烧一锅清水鱼汤步骤并不繁琐：剖鱼洗净、大块厚切，热锅下入山茶油或菜籽油，鱼块顺边入锅，加黄酒、撒细盐，待表皮金黄，加山泉水没过，大火煮至冒泡，下入新鲜辣椒、蒜粒和灵魂紫苏，佐之以蔬菜豆腐。冬日啖之暖心暖胃，实是在滋补调养的生活慰藉。

清水养鱼，时光是最好的价值标签。低温山泉活水中的清水鱼以水草树叶为食，与其他水域的同类鱼种比，生长速度更慢，肉质却更爽口，山里人以不急不躁的耐性，遵循生态农法，成就了浙江餐桌上的一段佳话。

爱鱼者并非只为鱼味。从古至今有太多和鱼相伴的乐趣，有西塞山下倾心鲈鱼的张志和，才饮长沙水、又食武昌鱼的毛主席，还有垂钓东海、笑与相亲的李太白，坐观钓者羨鱼情的孟浩然。从与鱼为伴到归而结网，说到底都是寄情山水、回归自然的浪漫兴致，当农业遗产与美食技艺碰撞，乡野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以外的诗和远方。

暖暖冬日，鱼肥米香，山谷中生起了缕缕炊烟，是时候寻一脉流水清泉，与清风为伴，走入清水鱼的欢快世界。